



白華樓續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陵司馬書

己卯之秋攜兒曹迎婚秣陵其所共公遊從者
僅一再夕而其所被服公之厚愛繾綣不一殆
有深於江與海者也感刻感刻未幾公復以河
漕事出而按節淮上竊思公嚮督兩廣時已爲

國家建萬里勳所提十萬之衆殲其醜類蒐其
狡窟驅卉服椎髻鼪鼯魑魅之夷而州縣之詩
書之七八年來至今無蚘蝨之騷公之恩德固
已震盪百越矣頃者公復以樞筦舊臣翱翔河
上詩人所謂王事鞅掌我獨賢勞此之謂也然
而四三年來河旣無患而漕艘鱗次以上古人
所謂江漢之詩與夫史官之所按事而書垂之
竹帛勒之鼎彝者蓋與日月俱遠矣公旦夕還
朝 聖天子按望酬勞非爲太宰當必爲御

史大夫又不然則羽翼

東宮竝公事也僕

別公來年踰七十髮日以髡髯日以抽白形與
神日癯且槁其所未沒特區區心知與生平好
吟咏者之故吾而已公得無憐之已乎久疎問
候茲因董壻之北上也敢具一書少申契闊之
私不盡不盡

與潯陽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屏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
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

凡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爲掩映羅列於曲旃
之間其一則百花而牡丹之富五色熠燿兼之
文杏雕蘭紛錯若帶古所稱醉西施而傾金谷
者是也僕竊思惟翁之堂爲稱當其廣廈之上
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
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
塵蜚若隔其宜四也兼之客醉不散夜半霜華
其宜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遯所相
與者綠蘿之影紫苔之色而已其不至於攘袂
而笑者無幾况探囊無一錢語所謂甕牖之夫
而入都市祇令炫睹奪盼而已謹爲引上况令
孫膳部自天來歸畫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
令賞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己爲之縱飲狂
歌呼盧唱梟其間否乎不盡不盡

與劉時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錄而不及知兒曹之
叨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兒舊名籍間夢以
國縉中式故遂於京師赴試時倉卒改之况籍

由武康縣學宜公不能知也然公既以不列名而飲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哉感哉公由侍從過南雍已久旦夕當以學士召歸翰院不然且領春坊及宮詹公之拜麻行且次第而僕以年餘七十之人內之既不能以其身容於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力當世外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間稍從熊經鳥伸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歌文章之什或與山氓野老奕棊緡釣相朝夕耳髮

日秃矣形與神漸向支離矣淵明所謂殆盡而已耳公得無憐之也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又行震盪一番茲固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

鳴仗攀檻之功也然其間指陳忠謹明切處固多而洗蕩菟薶處抑過僕嘗讀漢書公卿列傳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宋史所次熙寧元豐下及元祐之際相爲出入升沉處未嘗不太息而繫欵也何則救鼎沸者抽薪爲上水擊次之不識公謂然否獨請復言官振淹滯開禁錮

一節此則漢唐來所僅見者僕雖衰且老無復
世間事然古人嘗有頌聖德詩所不敢不勉爲
抱膝而吟拭目以俟者如何如何偶姪孫文炳
過太學特具書呈上并令問候稍綴通家子弟
之末耳幸爲左盼焉

謝穎陽少宰書

秣京言別後已而聞翁召還內京徙宮詹僕繇
臨安轉昌化西過歙州翁已前行再日矣伏謁
翁第宅不及遇不勝惘然詩見西遊雲巖吟稿

刻中已而兒縉試順天嘗爲一書并令別函問
候不知曾奏記室否客秋之杪偶有自京邑來
傳言縉兒於鄉試占籍後始得伏謁門下而公
抑不忘故人之子數爲引之帷中兒畜而教之
然聞以公望行且典試事而兒縉以此不敢朝
夕繼見也豈謂頃者南宮遽荷甄收非獨兒縉
并壻董道醇亦屬門牆矣何忤如之古之豪雋
於知己處往往嚮風刎頸者而僕雖衰且廢一
子一壻竝席公側其所爲感恩而懷報者何如

也題名到日不啻翻飛茲特遣使馬上疾馳獻書以謝然而僕謏劣無似所荷公之道誼而骨肉者二十餘年于茲矣曩者積兒之沒聞公泫然飲痛者久之其所爲書吊且慰者一字堪一淚今縉兒復以文章獲附弟子末席沒且臨風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何如也

與甥顧徹章侍御書

甥昨臺中所建十二事宜疏鑿鑿中名實按利

害聞蘇常以下竝已畫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之條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已按行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遽爲變亂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爲太息也然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之歸面爲叅決數日來聞郡縣間爲勢人所劫外則猶爲好言以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授者揭而覆之撫按兩臺矣嗟乎嗟乎何吾湖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折之經曰底慎財

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中下而量爲賦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稱爲沃野而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之患在水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六七而湖之地竝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曰地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水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者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

所入六兩五兩次者千觔歲所入二兩三兩最下者猶數百觔歲所入亦不下一兩故上地之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三金圩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卽如地田蕩田無論水與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知者只緣上產竝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

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蓋湖民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採公議而上之兩臺兩臺亦順下情而行之布政司只緣建議者甥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銜而怨之者亦甥也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蝟毛而起以反之矣蘇州田則甚龐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嘉興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抑至

此聞執政已洞哲安得倜儻之士而共議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畫世之文章大略世之所競者譬則女之冶容而鉛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則在朝霞也芙蓉也與夫凌波而鳴珮也僕歸以語之兒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好之而數借公所指以程督其間顧兒曹以下或有志而未之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

出校文遽獲引之門牆之末豈以其嚮所半及
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僕之感知而奮報者何如
也然不特爾也嘗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
章而進於天子之庭者非楊劉不以與矣獨歐
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知復趨於古蜀布衣
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與轍以遊於京師
已而歐陽公知貢舉既錄其二子而并及其父
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則僕衰
且耄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

遊矣而公之錄其子寵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
櫪也且別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竊憐曩既
以公所論文之旨授之兒今復以兒之薄附宮
牆之末也而并及自爲銜且感杜甫不云乎每
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
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翱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
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頃從姑蘇歸於仲文所獲公手書且知赴官之

期在詰旦矣不勝惘然僕之欲見公并所欲請於公者不特詩人所稱怒如調飢而已也何則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兩漢來循吏之政不多見僕少從釋褐後嘗出令青陽令丹徒僕竊欲以名業自見然每恨在青陽者僅兩匝月其以奔喪來歸而服闋也再除丹徒亦僅餘二年于茲當是時其叨第進士已十年而同輩且翱翔列卿矣故諸知己竝憐僕亟爲引擢雖撫按以下按節使者謬以政最條而聞之

天

子而兩縣之吏與民其所碑政略而祠而俎豆之者不置也然寔於今有愧色生平嚮往所及稍稍施行者什之一二而其所不及特迫於去之亟而鹵莽無次者什之八九於今思之殊不覺爽然自失也僕附公綰帶之日淺知公不能深獨於舉子業覽睹公之文非世所習勦臚粉黛而已也大較鑿心刻腎而爲之者僕每嚮仲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特從一二知己甘

澹泊共苦約匿蹤閉關相與發憤爲文章及第
進士抱牒出爲今其所硜硜自好復如初甚矣
公可謂卓然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僕
好古之道而不能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
不同於俗安得不神馳願解晝之食而夕之夢
故從公於千里之外而如醉如狂者及公之令
惠安也僕雖未能習知公之行事然其近民而
與田野山谷相爲吐哺一二處僕固知公非今
之吏大較與古之單父中牟無相遠矣惠安之

吏民不能遮留公闕之撫按諸持節使者相與
飛章上

天子又不能強請公今且不免再

過樂平矣公又惴惴然復以之自抑而若將臨
深履薄焉嗟乎公非尼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乎雖然民之情一也詩有言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而曾子得尼父之教深其什文亦
特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
情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

之作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席而行之者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二乎哉予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惠安之俗近於痼瘵而所先者在撫字樂平之俗近於獷悍而所先者在剗割然於剗割之中第能持父母之心以爲痒癢疾痛其間譬之瘍醫者察蠹肉闕血而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黜陟刑殺竝出於民之情而已不與焉茲卽三

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邪公行矣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爲傾吐矣淮公以其所故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失道而久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尸祝茲土而異時甘棠之愛所與豫章江流川引而戶旣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公之綰印綬而過令英山也暮且再矣僕數謂公之才練而深曩所發之爲舉子業者以之掇

一科第當如探丸耳顧數數困之有司而卒不及僅隸之貢然其貢也卒亦以試吏部高等而公且縮 天子印綬出令英山矣昔人稱郎官宰百里上應列宿今 國家制中進士之丙科者例爲令而間及他起家者非南入桂林象郡牂牁旂笮之間卽西界隴右羌中而北捷金城王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故其朝而謁郡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氊裘卽油幕所食而飲者非羶葷卽蹲鴟僕嘗提兵百粵及經塞

上縣大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慘黯少夷猶者也而公釋褐輒令中州其去故鄉特千里其所乘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練且深者爲之端冕而南面臨民其間僕雖罪廢而巖棲已無復馳驟當世然數有客自中州來者僕數舉公過縣一切簿書聽斷之概以問之而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六合間嘗問之陸亦嚮使稱公嘖嘖不置也忽辱公所遺使并書且賜之以方物焉公豈古之所謂故舊

不遺者乎及發其書又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
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
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相應者乎僕扣使
使且謂諸當路所檄郡二千石獎我公者三且
四矣其大較與客所傳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
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也詩曰未終令譽願
公以僕所聞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不特世
所羨 明天子之璽書而召入爲御史省寺
之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斯固公之氣

與襟期之所嚮無俟予之喋喋者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岨嶸公書

頃適地方兵變

天子出公按節浙上且愕

且喜竊思公以三十年來久勞四方者之重臣
歸貳樞府特累月語所謂孔席未煖耳何以吾
浙兵士少戢復勞我公再從日月之際剖符飛
檄擁傳而南也僕是以愕已而伏思張垂崖入
蜀則蜀雖多黠或易亂而不崇朝之間蜀且大
定矣僕是以喜然而僕之心則又不但已也何

者僕年七十矣春秋傳所稱墓木已拱者公又
中外搢紳及 聖天子賢公卿所朝夕拭目
待爲執政曩嘗爲姪輩移書左右業自分無從
再瞻顏色侍簪組一切綰帶膝席之歡當如隔
世事矣卽如公覽僕書感僕生平恐亦不能不
憮然別爲欷歔感慨之色者豈謂天今假之以
此顧引夢與思之所不及者更當磬折莫府也
天下之故誠不可料如此茲特亟爲遣使伏迎
道左少申千里竹馬之私餘所欲言或別函上

統候面盡不宣

頃者浙中戍兵妄行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
大略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
急中外旣困於島夷之力鬪內復厭夫調兵
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
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
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
此輩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鬪赴湯火所嚮
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

軍挾之而閩挾之而薊土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垂橐而歸什伍間里轉相倣效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棄累世以來斲山剷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工食不可也彼旣以其身藉之

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羸時縮况此輩竝摧埋者流也酗酒叱咤無所不至近聞當事者以中朝所議例行減革三殺以來按故時原額特什之六而已曩在戰鬪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卽月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旣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什之三甚且四而或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母錢例給之焉獵犬與犍鷹而肉食不飽則彼

且號而颺去矣故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公之茲出必有勝筭無俟他議但鼓譟一節罪案已明人情大駭須煩密爲指揮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狼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卽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 朝廷有兵制軍門有兵法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與五代相終始抑特初起戍卒耳卽如嘉靖八年大同之變比

亦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屬鼎沸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安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安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竝魁颺無他計者况公以 中朝之望乘

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
但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擔
突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必在死傳聞
亂後次日縛黨庭請不知委屬首亂者否天
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
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
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
其餘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
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

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名坐
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
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
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
瑣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
兼之以四三年間饑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
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
戶口凋瘵餓殍相望况承平日久人心思亂
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

填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

民漸不堪云云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頽髯日以抽白求公曩所習睹故吾者眊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北來僕時時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躩躩嫖姚間擁騎歌吹而田獵乎長林曠楚之間晚則輦飛鳥狡兔以歸狼籍雜遝甚且無筭古者秦風駟鐵所載諸什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

神馳且願隨南風而從公蹠蹠也偶過姑蘇逢張鹽使所攜健兒敢附書以候且欲公併知僕雖衰猶能棹滄浪而行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深恐亦與公載儉歇騎之概無相遠者一笑不盡不盡

與張蓮濱進士書

春日得南宮報兒壻輩竝得附蓮濱通籍明時不勝躍然喜非特喜一擢第也君子於同朝之士得一老成厚重者爲之先便是終身事業立

脚跟處如吾蓮濱傳記所稱翩翩公子是也卽如小壻董生亦從公卿門閥後往往澹泊疎爽亦是佳致近聞殿試同兒輩俱落三甲後或頗怪之然未必非終身受用處縉兒書來壻且不敢赴館選直欲乞恩養親倘及舉此事士君子立身出處之概已得第一義矣兒縉年幼未練世故吾每移書令其於同鄉中父事印川公師事吳平山丈而兄事我蓮濱他不能一一徧及然要之中心肝膈之言也幸蓮濱弟攜之選館

一節蓮濱善詩翰或有什之二三兒輩决無望眼前守選計蓮濱當於夏秋而兒且遲之明年矣幸早晚以讀書擇交四字訓之讀書則學問日益義理日精身心日攝而擇交則所聞者善言所見者善行一切浮薄褻狎不以漸染語所謂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且故時同鄉前輩往往或以競進生忌此風最薄可爲大戒願諸君子同心一德共奮明時近聞范屏麓宮諭行且復舊官矣宋賈安宅到今數百年纔得此公

一爲若弁之間露頭額傳所謂山增崇而水增潤者旦夕當同印川公執政日月之際願諸君子共爲著蔡而典刑之如何如何他所欲言蓋河懸也不盡不盡

再賀申相公書

翁入相來國家中外所荷翁之調鼎之功固已震中外者然猶譬之漢張安世唐張九齡宋范仲淹猶屬車騎及叅知以下也頃者江陵去而蒲州入蒲州去而翁今獨以身擁戴日月之際

匝月間丰采自別何者翁之德量之覆華夏誠劉青田公所謂如權衡之於萬物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故無私愛亦無私憎不令人喜亦不令人疾僕於山谷間猶稍稍耳濡心醉者如此則上而朝廷宮掖下而百官萬民內之九州外之四裔而遠之百世之下異日史官所珥筆而書可概見矣頃者長公次公竝赴公車而長公復同兒壻輦連翩帝庭於葭葦之托又屬蠅驥之附其爲忤且舞者又何如也謹勒奏

記上賀云

云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
內之望久矣第不當令鷗鵬之翮而從鷓鴣於
藩籬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
卿在下比年來往往繇鄉科起家累官御史尚
書郎及二千石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
鎮者數矣而僕之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三十年
于茲信於昆弟支庶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

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雖不及掇一第與世俗
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按學問所自得處出之
以臨民涖官出之以御下獲上古人有言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孳孳焉鑿之
於心砥礪之手政事而因以念其本原得力處
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考亭輩
其於仕路雖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社間
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輩所謂得

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
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
而自好當不待予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
不敢不以獻孔子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
從政乎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
政則又獨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
卽如孔子之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卻萊
夷一切作用固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
生曲學所知者故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兄之才譬之干將莫邪之奇也而頃復下第僕
之心甚爲飲鬱持懣者久之然抑竊疑歐冶其
所淬與礪猶或未能發其鏘而吐其鏗僕之始
及覽兄之鄉試卷輒爲踴躍鼓舞已而獲兄所
囊諸窻藁讀之間亦不能不於其中少效他山
之石行潦之水以助兄淬與礪之所不及矣何
則舉子業一節苟淺視之似屬儒者末技苟於
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

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爲心而吐之
爲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
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予故曰聖學以洗心爲功
而舉子業亦當以鍊心爲案吾輩能鍊其心如
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
請兄試舉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礪
鉛汞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姪一相一桂輩頗
知發憤爲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比僕首以兄
告之僕之私不特爲子姪輩求師友於兄以發

指南之車抑亦併欲邀兄過草堂稍得以共兄
早晚相爲折衷其至耳嘗聞項羽之抹趙也渡
河而戰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以故
呼聲動天地無不人人一當百諸侯之壁而旁
躡者無不爲之惴怖膝行而仰視兄按古傳記
至此抑亦肯同伏櫪之驥思以跑足而馳者乎
願兄俯採鄙言大較一二年間幸兄首爲提兵
敢戰先登僕亦當令諸子姪間隨兄鞭影而獵
駿汗血以蹀躞乎其後也不盡不盡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楚屈原離騷而論著者也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

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故方其爲諸生時
卽與邑人徐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
朗祠部叔皮以聲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
覽情興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
抉腸剝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
共傳之以爲希世之寶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
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望海內矣然諸君
子竝舉進士翱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
著作之庭而君獨窘晚歲始得以貲補臬掾嗟

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當附東方
朔司馬相如枚臯鄒陽之徒連翩金馬日給尙
書筆札屬之抽毫揆賦不減子虛長楊也卽如
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
職曳珮闕庭矣當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
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雖然
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今之
歐陽永叔也海內遐陬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竝
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聞稍托姻戚

肺腑間君介然不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廝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何哉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抑或公之門下賓客廝役忌君材而不以聞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瑰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歛歔嗚咽不

自已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以見其微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已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然名世鍾人於其。中朝機務與海內外險夷措注若席之。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

內領藩臬州郡外控疆場及其戎徼以下無不
盡籍而擘畫其人學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
爲天子師傅者也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
章入侍從先皇帝久矣先皇帝方厚
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尙書筆札大官酒食以
下特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不置已
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客或
兩相射而構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以
去予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竝

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
中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
厭也別又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
仰而聽鳴琴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
而揚絲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曙之至也
間讀書數手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
而歌嗚嗚然花陰移而日景曷猶不置當是時
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
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

觴前壽予迺酌而言曰間按古今傳記其所稱
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
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
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晦是也語不
云乎刀鐸則割寵逼則爍卽如 先皇帝臨
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馳其始
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
爲分宜其所相嚮而矜恩讎發睚眦於今流波
者未已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

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
乞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選山水之
勝而內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
此所有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
名者而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勳
蓋當世猶不忘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
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
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
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强悍之材堅忍之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咨睢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熒惑左右公卿以下竝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恥獨不與先皇帝震怒尋

被逮繫榜笞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迺徙滇滇卽古邛笮棘雋之地也武定夷會沒而婦與姑鬩而兩立公特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鬪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與兵誅之已而兵債曾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効其議遂寢未幾曾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於朝

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
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個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
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
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
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
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
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冒舉旗
斬馘之賞而國家兵端紛然矣又何能坐受乎
囚櫬之縛從而析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

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粵與滇時則公之
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於乎非公強
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於其間則其撼之
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
夫相攘袂揚吻以翱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
其能章章若是否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
予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
有司頗競武健爲網罟豫章之間刻鑠特甚寢
寢乎漢淮南之慘矣嗟乎公茲行也得無憐之

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長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公持大體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芟芟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閭里之間杳若不相及間攷之學宮及士

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歔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古記之邪太史范屏麓君子湖所稱大雅君子也其爲人篤於孝弟洽於朋友內外姻黨支庶以下無不心解而醉者其臨財廉與人讓急夷而賑阨也如不及甚且

赴人之焚拯人之溺不以告而人莫之知者予竊謂傳記所稱長厚之行節俠之氣不是過也舉進士第一以其才且秀入爲

天子翰林

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予雖罪廢久然嘗陟弁山之巔鼓柷於茗雪之澗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孕其奇而吐其穎異當於茲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傅

天子翱翔四海者也未幾

以流言左遷矣謂按遠近所口又往往多起茗

雪之間其歸也問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爲供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塹內外之士矣君茲出也固無恙於其還也縱不敢望

明天子按唐宋故事

其公卿僚貳以下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
勞爲之矢歌其間如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
出則采詩歸而獻之 天子予特爲文餞君

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也蓋悲君之出而
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人之變相與抒
其憤懣抑鬱羈愁不平之懷以吊且慰於湖之
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公卿僚貳

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者其辭
曰弁之山兮聿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七日

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竝虬螭胡爲乎狡
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苕之川兮渺
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鱮與鯉兮鴈與鳧
薄日月兮噴江河胡爲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
我心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
且深叢薄晝冥兮互吐吞干將莫錮兮扣 帝
闈日星耀兮魑魅湛瞻彼美人兮迴故轅珮明
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餼糧飽士馬而有以爲戰勝於無形兵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財詘及其寇之旣起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搗心脅亂耳目而有以不崇朝而破之兵之法曰距如脫兔是也於是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浙頃自島夷蝟興以來故督府所按羽檄徵天下之材官騎

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按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費謹筦鑰偃旗鼓惟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府晏然不聞其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鑄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魁跳鷲擊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

者也而公朝聞謀暮卽卷甲而赴之躬爲席芻
糗斬蒿萊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乖其所之寇
不及列壘而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
州縣抑未繇偵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
俘凡若干而寇遂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
鐵鎗所爲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
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脫兔之說蓋兩兼之矣
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竝懷其鎮靜寧一之仁
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寇起諸將士則又

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躍馬死綏之志
者也及其事聞于朝

聖天子爲之賜璽書

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以
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
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
史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填荆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
退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巳二十餘年矣道日

以固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以下所按氏名書而聞之於朝蓋數十上不果用頃之今上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勳舊及直言敢諫之士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攜壘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廼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天下之士望先生鴈翔鱗次入典公卿者久矣茲召也不爲太宰必

爲御史大夫况

聖天子踐泰階御黼辰一

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誦誦矯翮王路播休問鬯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雝雝乎虞韶之音也薄海內外倏爲陽春倏爲白雪谷撼者噉泉沸者冽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蜿蜒而舞鱣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廼再鼓一行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瘠疊

纍乎各中其竅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
大絃急者小絃絕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然元
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廼復爲變徵之曲
先生顧帷左右矍然者久之獵襟正纓辭席而
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翱翔藩臬已而巡
陝右所至以廉俠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
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

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
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蓋方萬里也當是時
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
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
竝藉公威望以虔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
共攜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
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
予爲公起借筮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
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痼其

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患者故所縮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劫於鼪鼯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攜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

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塹府江一帶大略泣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鷲擊

或爲兔薙其識深其器遠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髀髀小者毛革而銛鏗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易水之濱蓋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亦莫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綰帶交已而與予後先舉進士幾三紀于茲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

三之一耳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北風土上書乞南徙者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外藩也以病數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于再至于三竝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竝以先生年未艾且經明行潔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叅御史及御史中丞輒移檄不

出又不從未幾改叅江西以行方其爲尙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尙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間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塵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繕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叅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

不敢以他藩臬朝夕褻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閉閣治事也先生旣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留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爾書強起之豈非莊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生於世之軒冕組紱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辟於鍛淵明辟於酒楊

雄辟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所托而逃以予
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其中而於世
之馳騫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視之
傳所謂皜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辟
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悅乎其中而世之馳騫戰
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蠛視而蟬蛻之者與
先生行矣他日翱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
太平與國間聽中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
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

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父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系千金
饒其魚稻桑芟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
穿陂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
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
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
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樽壘奕射之娛
以揖讓乎其間無歇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

其所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卯覆其弟弟纘挾其兄甚雖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姆而教之也然皆閭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

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琺瑯之節珊瑚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臼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閭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費母者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費母年且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旣嘗父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且祝而曰始而母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雞鳴之誼也再而母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

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
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
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人觀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
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
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之屬竝
以廉俠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轍爲
威蝮鷲爲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甚

且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而其爲子孫者多衰
楚之負薪行歌此其章章覩記者迺若曹參文
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圜斲雕爲朴要其施行特
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官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
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
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難以合併似矣以
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世所罕及古之
郤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事以來奉職循理
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執法之大者餘竝貸之

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重者置之縣
大夫或不勝其武健而以推減聞又輒平反之
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讎經校藝而已
他不以及也世所稱一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
察以獵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
恥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
門豹邳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
公之治郡豈卽曹叅氏之於齊而文翁之於蜀
也封以內方挾之若纊而席之若母而楚所稱
負薪者之歌又若於公杳然不相及彼殆何爲
者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
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
也非世所矯汚以攘聲者也公入覲 聖天
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
今之吏以廉俠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茲矣始爲寧
波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爲諫官已而坐忤

執政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
湖郡丞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
持節臨鎮最下者猶連翩藩臬竝乘朱轂曳金
龜焜燿當世而公獨纍然江海迄白首迺還三
署客或以馮唐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
者誚讓公嗟乎此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
其行而餞之茗水之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
下賓客能詩者竝相與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
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騷以下歎曰此楚宋

玉之辭也愍屈原之爲上官大夫者所害而於
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言古歎曰此晉
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才不見用而
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歎曰此唐
王右丞者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楊生
肘猶冀掃鐵衣賀藍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此
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
宮而歛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
此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

也讀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然劉禹錫
由武陵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
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然而
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
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劍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
側竝及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
之升沉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公亦臨流洗
盞再酌適聞有鼓柷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
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

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闐無人聲公
迺默然獵襟起坐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
自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
闈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雞鳴
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
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
而其冒利無恥者則亦稍稍寢廣傳不云乎以

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教并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輟焉者予鄉駱太史公世所稱篤行君子也始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

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通顯然公獨頽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公且上書乞山去予亦罷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三血東野故處而公忽病革矣

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挂之谿山薜蘿之深籍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敬姜之爲穆伯之妻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沉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史遷所稱翩翩公子者已他日立朝似亦與太史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穎之士

十餘輩爲綰帶交予亦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稱公子賢能以母教爲吾黨俯而結襪者予竊歎曰此又何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賢於世之簪珥房闈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予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遭而且以系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憐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

子甲乙之科者或寥寥然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去隋唐遠或不能詮次於宋爲獨盛多者科率數十人少者亦不下二十人或十七八人其及第高等者科不缺或二人三人歎曰古之人嘗稱天目之山茗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伏二三百里之間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

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
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
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
十朋輩竝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間傳記所
載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
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雋
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
三試公躬爲之校讎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
其至公間治文書或行縣不暇輒又時時移牒

郡司理張公署其事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
人人發憤淬且礪思以破釜沉舟而督戰也凡
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過齋中予初
讀之猶荆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
久而讀之汨汨乎泉之出峽倏而撼谷條而崩
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士多技
擊楚之士多劔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如
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
輒輩出閩越特馱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

俗且右齊魯而况於予吳興乎况宋故嘗以文
獻巨擘海以內者乎梓人者哀而刻之乞予言
弁諸自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
如宋盛時采風者過弔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
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
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范太夫人序

范太夫人者予友范太史公某與其弟太學君
某之母也古之言川澤必先河而後海其撰次

天下之名臣碩卿必先世系與其所自生而後
及其爵里行業太史公以母夫人教起田家子
一旦召對大廷 天子奇之擢第一已而錄

其世系及母氏以聞太夫人固已顯列于 朝
而 天子且例賜之以 璽書衣之以霞帔
珮之以明璫翠爵而寵渥之矣頃者年七十公
以 太子中允官于朝且移書太學相與列觴
上壽也時中朝公卿百執事及吾郡縣大夫鄉
之薦紳先生竝聞之共爲詩歌以矢陳其事其

言大較矜太史公之遭與母之年而他未之及也予竊謂太史公之所以孝其親豈特區區榮名福澤而母夫人之自將抑豈特耆願耄耄之筭云乎哉嘗聞君子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間按傳記次載君王后妃與世家簪珥之誼不可勝數其母儀所畫與賢士大夫之服習其教而章章睹記者予於春秋則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則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氏之母於兩漢則得之丞相湯京兆尹不疑功曹

滂之母於晉隋唐宋而下則又得之潯陽令侃光祿卿善果叅知姚咨翰林學士脩之母彼皆所謂母子相成詩之歌聖善歌君子相與遺令名於無窮者也迺若太史公今之賢者也入以奉珮玦之訓出以秉國家之鈞異日者業垂鼎彝聲流裔夏百世而下當有指其遺事若敬姜而下者吾不知其何如也然則今日之壽其在於此邪抑彼邪太學能以道自勝而色養太夫人者聞予言而顧曰唯唯遂書之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
上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

太祖高皇帝嘗

百戰其地已而都金陵棊置橫海諸衛以爲外
捍江漢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成予
故按往事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
無烽燧之警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
帶朝夕從予眺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
其間蓋歡然甚洽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

和至未幾予由禮部郎中南徙粵而公亦以才
譽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轍不屬者殆萬里其
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于茲矣予按公廬
相望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也猶或晷且
夕今之井閘相縮也則以踰時不相及豈非語
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值不值
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交來
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也
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髯日以抽白特曩所共公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瞥眼當世淋漓澹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
能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
兮巖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引吻
和繫無朝牽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
嬉兮公能采花從繫無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